林居漫錄

林居漫録卷之四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金大參緑野居官居鄉一以簡靜為主益朴誠長厚人也子給舍崑源在留垣多譽聲數論時事通達國體且有言人所不能言者可謂克繼前人而光大之者矣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非文也品也品之不端焉用文之韓柳並驅而畢竟韓珍于柳李杜方軌而畢竟李遜于

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于天下後世則人品尚矣

或問做好官而被人中傷將柰何曰人顧自立何如耳誠站立得住縱遇險惡風波誰能動我嘗謂做官正鬼神且畏之做官廉鬼神且敬之而況下人乎彼被人中傷者夫有以取之也

言官論人須顧惜國體往往有論華亭而及其夫人近有論太倉而及其子婦皆務爲攻訐而

不顧惜國體者也且曖昧之私汚穢之語豈
可褻瀆　天聽哉
聞子夏子張論交孰爲正曰夫子云師也過商
也不及即論交足徵矣畢竟吾人當學子夏
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可藉矜容之說
而忘鄙匪之戒也
上旣無前席之言下亦無造膝之謨大臣以竊
探逢迎爲精神以結交夤緣爲工夫小臣以
奔走權門爲德行以背公植黨爲職業此史

侍御武麟疏語也切中時弊故錄之

近見會推疏殊多可議家居而見推如黃儀庭當矣而陳肅菴何以濫及之沈繼山之品高出呂新吾上何以反遺之見任諸公中葢有老耄庸鄙當去者何以槩舉之而統均總憲兩重任又皆以匪人叅焉

朝堂之上公論何如矧會推之法先酌才品最高者正次者陪若才品相等俸深者正淺者陪今則一疏之内一人之身而或正或陪或

南或北錯置請、裁何無定見乃爾將何以取信于

皇上哉

自生民未有之論一出而孔子之尊直與天等誰可並稱又誰敢低昂之也若與釋老並稱爲三大聖人三大宗師則自管登之始以聖智仁分別而低昂之亦自登之始六德之說旣詘矣而又有爲之解者曰先釋老而後孔子猶夫先夷尹惠而後孔子斯言更謬推尊

時中之聖而先以一偏之聖發之孟子之意蓋知此今登之果推尊孔子而先以釋老發之乎否也矧孟子班夷尹惠而不以班于孔子登之則班釋老于孔子而且末置之矣或又謂登之以時世分先後亦非也伯夷後伊尹六百載而孟子首列之重其品也蓋夷之清萬古希覯而任次之和又次之一班之中自有差等豈以時世論哉知孟子所以首伯夷則知登之所以首釋迦矣

王給舍聚洲疏劾黔遼兩撫臣謂郭青螺近著三論皆以趨奉爲王而婦寺一論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絶惟一意親就宦官宮妾乃相安相依噫郭之心已死矣何狂悖乃爾謂趙用吾投揭部科欲乘朝鮮爭立取而郡縣之夫二百年來不侵不叛之臣一旦乘其危滅其國于仁義何居豈

天朝所以撫萬邦而風四夷者哉趙之心亦死矣給舍以二臣可斬可逮誠非過也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噫世之學者奮志用功能若甯越乎則何青雲之上不可立致哉

選郎自摧折之後多改令圖仍蹈覆轍徇請託通苞苴矣近聞新進士授縣如得好缺費至千金此從來未有者殊足駭也豈獨壞選法

辱天曽而官邪民困皆由之矣少宰清操素著而司屬乃爾殆亦獨善其身者歟

今洪水震蕩國計民生兩虛地方諸公蒿目焦心而巨室大家方且閉糴坐索高價近聞王峯其孝廉富冠一邑倉藏數萬見米價日增大喜曰若明歲仍如是吾積蓄可盡發矣貪利幸災如此不仁之甚者也又聞松陵士夫有為商販緩頰者有為富户居間者亦皆無人心者矣

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爲無奇是矣今惟平
糶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爲今日所
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
毫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所
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搢紳大夫受
朝廷之恩不爲不厚當發倉廩以倡好義之風
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爲不多當散積儲
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以
爲利閉糴自豐是助天爲虐也而忍乎哉救

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窮盜起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海忠介祠落成予作文祭告畧云人之知公者
在繩糾一疏知公之槩予之知公者在終始
一節知公之真又云公靈在天公像在堂庶
正者謂之而忻然有契于其心貪邪者謂之
而泚然有汗于其顙即矯託者謂之亦見其
足將進而趦趄也嗚呼是可以維名教而勵
世風矣

夾棍之刑自古未有

大明律亦不載傳聞正統間錦衣衛始置以媢

王振而今則各衙門無崇無單一槩用之慘

毒之狀史所稱死猪愁突地吼者何以加焉

予在海北請于督府通行闔省凡司府首領

州縣佐貳及巡捕巡檢等官俱不許擅用而

自州縣正官以上非訊人命強盜重情亦不

許輕用違者聽參聽拏仍刊木牓豎立各公

署門首以垂永戒督府從之

預戢吾有儁才今貴溪吏畏而民安之矣祗以將迎之慢得過上官轉少府今為憲僉中間曾守臨江又以恤民故與稅璫搆被論左遷都人士高之然自庚辰迄今幾三十年不離五品外官視彼速化者奚若也而公之守正亦可見矣

張忠定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迎之且揖張公坐

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
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且齎所
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夢告之
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
之上座耶黃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
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少熟小民
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
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
所以坐其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披之使

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夫承事里官耳祇以賤羅賤羅一念之善明神敬之大臣敬之子孫蕃衍青紫雜沓積善之報固不爽也今之搢紳大夫何莫由斯軌哉

伍氏芊姓楚之公族也吳之有伍自行人始行人知吳之將亡也令長子入齊爲王孫氏而巳與次子居吾閶之閶漢校尉瑁吳都督延其胄裔也而皆死國難嗣是代有節烈士焉

臨安失守有官侍從者避地檇李孫顯之元季以賢良徵耻事夷不就歸吳求行人遺址曰南濠者卜築焉貞隱寒泉二公暨予俱發跡于此墻宇甚矮而梁柱頗肥葢元時式也先封翁署夜卧其中而屋忽壞出翁于瓦礫間床脚盡折而翁猶熟睡不覺殆鬼神護持之歟時翁壽八袠矣是歲

元良生覃恩授章服明年予考績封贊溪令顯之兄留嘉禾今嘉禾之伍其後也而奉武林

行人祀者其支也予爲督學給以衣巾且置
田二十畝以貽之而吳之行人祠獨乏奉祀
葢一缺典云

宋真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坐以
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
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
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
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無一言及朝廷事臣託
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

日東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曾入權書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後官兩府祿賜豐厚乃克成之夫二公道德勳烈弗可尚已若夫推朝廷之恩以及祖宗之澗則後

生小子或庶幾焉予登第初懷思高誼願佐
下風而君家日長君官日淺有志未逮也頃
蒙
聖恩起用海北待罪幾五載俸薪近千金始得
以恢復世業而更益之有庄一區有田六頃
而祀先贍族皆取給焉且歲輸米十五石以
助糧役之北運者又急公之義也時中丞周
公兵使李公郡守趙公司理林公邑令祁公
皆樂成人之美相與裁定令世世遵行世世

免役仍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而予三十年來未遂之志一旦獲遂矣然實范吳二公有以風之也

靖康間金虜圍汴城中乏食而轉運使某巨富儲米麥二十餘萬石府尹自往請之固拒弗與及城破鄰里共縛其併其妻孥俱生啖之而焚其廬無孑遺矣此貪利幸災之前車也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天災流行祇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僕隸亦享肥饒貧者父毋多塡溝壑何天之不仁若此哉居民上者誠能割富之有餘補貧之不足則可以轉不仁而爲仁矣此所謂挽回造化之微權也或曰如取怨巨室何曰德我者多怨我者寡古語云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

御史黃洪毗閩之莆田人也居官不潔罷歸以所得十萬金置一荔枝園歲可獲息數千僅一年而焚于倭方倭之圍城也城中乏水而黃家有兩大井鄰里競求之弗與噫黃以十萬金賣官即以十萬金買園當危急時勺水且吝而孰知官與園之兩喪也亦愚矣哉

國家兩大政曰銓法曰憲綱銓法之壞至今極矣憲綱之壞亦至今極矣或問銓法之壞予屢言之矣茲謂憲綱之壞也何居曰試職之

不考實授也各差之不交代不復　命也不
回道
考核而徑改差也多許寬限而槩陞京堂也
噫當事者豈可令二百年來道揆法守而廢
弛之殆盡哉
李君行子弟請貫開封以便進取君行不許曰
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君行心術如此可謂
誠矣家教如此可謂正矣嚼翁錄之小學益
人人習之矣而世之冒籍者何多也則皆父

兄之過也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搢紳大夫不聞教忠君于能仕之時而先教欺君于始進之日亦大悖乎李狐二公之訓矣

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此湯心術巧處彼太史公勘破然却爲萬世奸臣逢君固寵要訣

古人荒政詳矣吾獨取强羅者斬閉羅者籍八字告諭何其簡也何其明也又何其虩虩震慄人也即曉譬百端無踰于此夫强羅者斬其誰敢攘臂而雄行焉則巨室得安矣閉羅

者籍其誰敢殖貨以自豐焉則窮民得食矣謂救荒無奇策哉第患狃于姑息而强者未必斬牵于世情而閑者未必籍爾噫非剛正不撓者其孰能行之

祝京兆枝山善草書求之者恒吝而不與然好人說新奇事聞即筆焉于是求書者多造言以罔之輙得書去故枝山所撰野記多鄙書㷀說觀者不可不辨孔君子語如此

鄭子西于產之父皆死于盜子西聞盜不儆而

出子產聞盜成列而出世謂子產才于子西矣乎則以人子聞父橫死五內崩裂矣奚暇從容庀其家事耶即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又何顧焉子產誠才于子西而子西之心則過子產遠矣

嚴養齋陳雨亭居鄉皆以長厚爲主故海虞有嚴老佛陳弗說之諺雨亭再以言事謫官家食最久惟放情詩酒山水間以自快足不入公府語不及世事起官至少司寇無改其素

此亦先正之令軌已或猶謂公之論新鄭爲

承望華亭風旨恐未必然

有慶有殃善惡之報止于其身也餘慶餘殃積

善積惡之報及其子孫也此皆天道之常毫

髮不爽者也可畏哉釋氏乃謂生前所作死

後受之今世所作來世受之則大謬不然矣

知天畏天一心也惟知故能畏而惟畏知益精

知命安命一心也惟知故能安而惟安知益

邃然天命至微豈易知哉上智生而知中人

學而知生知尚矣涵養身心而恍然有得于身心之中沉潛經籍而超然有悟于經籍之表此之謂學知

幼時聞之長老云正德初吳門儒家生一子性甚聰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汝何知答曰兒夙知之父奇其言取示之先檢論語讀不待指教而聲琅琅矣至八歲忽謂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瀛水真君令取經典耳今已熟記當去即仆地死父母哀痛爲卜善

地而瘞焉將窆之際雷電風雨驟至衆驚散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尸矣此近語怪然亦可見上界神仙猶知重聖賢經典乃帝者則付之于烈火儒者則蔑之爲註脚何心也今秦灰已冷異說方熾君子安得不爲斯道憂哉予初令貴溪訪求前代忠臣義士而竟不可得也繼閱疊山謝先生登科録云本貫貴溪寓居弋陽喜甚曰固知名邑自不乏人乃聚材鳩工建先生祠宇焉題曰顯忠以昔幽而今

顯世且請于兩臺春秋祭享載之祀典楊芷菴作記謂濂洛關閩諸儒講明正學而文謝二公學皆宗朱故能成仁取義振世教于將衰維綱常于末造知言哉文謝二公同榜文狀元謝二甲傳臚也

先生夫人李攜二子避難貴溪山中採草木實食元兵踪跡至今日苟不獲李屠而墟李聞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終不屈死壯烈哉與先生節義成雙矣故前堂肖先生像後堂作夫人主並載祀典云

戊子巳丑間吳中江右皆饑陳心穀開府江右禁米越境蓋自為地方計也而南臺方鍾嶽以閉糴殃民劾之罷歸或謂方受賈人金錢未必有之但彼此有災安能相恤則方之論誠過當事者處之誠甚而陳公為民去官則何損哉

閱邸報政府計部及臺省競言遏糴之非其意似為越閩而咎吳也夫吳方遭洪水之災自救不給安能救人而以遏糴咎吳謬矣矧越

閩兩省亦自有辨越爲吳之鄰也閩非吳之鄰也越今有災也閩今無災也越取米之路惟吳而已若閩則可取之江右取之粵東取之楚中而何必吳哉故遏越之糴不可遏閩之糴無不可也且閩商至吳必泛大海險遠甚矣而歲不憚數至至輒載米數萬去蓋不盡資閩而資海島諸夷者多也此在豐稔猶當禁之況大祲乎議者兆訾而槩以遏糴咎吳也尤謬矣

新進臺省困阨之久爭上封事侃侃正氣謇謇
讜言發于忠悃之實而當于輿論之公者固
多矣然其閒得無有掇拾附會者乎得無有
巧摘文致者乎惟虛衷者能照之耳若陳治
則康丕揚輩或附勢傷善或挾權納賄或久
干清議或新著穢聲俱入彈章殊快公憤
先儒謂光武黜郭后廢太子骨肉至親且相薄
何有于潜龍故人子陵之堅不肯仕窺其微
矣其說似奇其見實陋後世動輒計較利害

議論大都如此若子陵者古之至人輕天下
細萬物志在潁水志其箕山豈慮及君臣之
好終與不終哉故予嘗賛之曰狂奴之態巢
父之心云
問録中以君子許人者有矣然或以一節而獲
褒或以全德而遺譽何也曰孔聖嘗以君子
稱蘧伯玉矣而鄭僑亦得附君子之列又嘗
以君子稱宓不齊矣而顔淵反未蒙君子之
名葢品格有至有未至揄揚有及有未及可

執一論哉

男人以紅紫爲衿㔩自嘉靖之季始然惟市井

輕薄兒有之近則諸生輩皆效尤焉而且有

以此爲衣裳者殆所謂服妖歟抑男化爲女

陽變爲陰之象歟

言尊德性必及道問學言明明德必及新民內

外相資體用合一此聖門正傳自洙泗以至

紫陽悉由斯軌而近世儒者酷信禪說多事

內而遺外崇體而黜用自誇已超上乘而由

君子觀之則其所謂內也體也且茫然無見猶在苦海中徒勸竺乾噃餘以欺人耳設使釋迦有知亦必囅然而笑之矣

自奉　三王並封之

旨太倉爲言者所攻雖旋停止而攻之者不已

公力求去

上慰留之曰朕自有深意當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可安心輔理愼無疑阻公乃入閣既閱月而

上不召對公不請對臺省亦無言乎上疏畧云

皇上注意之深莫若　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若

冊立　冊立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阻莫若

元子

陛下旣欲安其心而不早正　元良之位其何

以安之若徒以爵祿縻之而已則首輔去而

復來之謂何辭而復出之謂何而僅僅爲爵

祿縻也臣以爲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

之心一日不安即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止椒顏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疏入留中時癸巳四月二十五日也閒數日而王侍御明等始以公疏請亦不報　予又貽公書曰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子抱之逼兎走未為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庶幾乎
君心之一悟而　元良早建也則
宗廟社稷寔嘉賴之矣

祝陞撗楚華司理鈺執法繩之被誣逮獄五載
放歸遽卒家貧無子天道無知爲善者懼矣
予時坐山間小樓中靜聽百鳥之鳴惟黃鸝清
和圓轉若出金石最可人意故詩曰睍睆黃
鳥載好其音乃知古人作詩即鳥獸草木之
微詧之審矣
王古菴簡靜敦朴綽有古風歷內外與論歸
之致仕幾二十載與閭里相安無怨尤之者
爲搢紳羽儀云

袁裕春宗伯之夫人物故十餘載而子孫貧甚不克塟予晤周中丞齒及之中丞忻然曰吾當捐貲塟之次日而檄下矣因憶予令貴溪時聞有何憲使者殁已四紀猶在淺土予質之徐給舍云此敝鄉廉直士也予爲買地塟焉此特父母之責當然耳若中丞公則以開府重臣聞善勇爲念故老之清操澤久暴之枯骨德義弘侈予在下風遠矣

林居漫録卷之五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故宦袁公歷官槐里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憐濇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櫬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驂之舉澤未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廉吏可為徒興歌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此中丞行縣批袁大人條也閲之令人悽然心動云

余中翰廷吉請輸已米以賑吳饑蒙

温旨嘉奬仰見

皇上軫念民瘼如此且吳之菑吳之富家巨室不聞捐升合之惠方秦越相視而中翰乃不難捨三千石之多不憚踰二千里之遠爲

國家卹流殍固根本則其好義亦足風矣豈可以父故廢哉

屋漏不愧是真修遯世無悶是真隱堯舜其君堯舜其民是真事功

宋儒論漢斬晁錯七國所以破也予謂不然即

漢不斬錯七國亦何憂不破何也君臣之間豈以曲直論哉且高祖基業至文景而培之固矣景非弱主也條侯非二心之臣也七國各自爲政又同役而不同心也匪獨理不克勢亦不克矣惡在一夫之斬與不斬耶

客有議及吳因之者予曰因之古之狷士也未可輕議客未達予曰因之不請託人人亦不能請託之也不愧遺人人亦不能愧遺之也此兩者皆世俗中所最難得吾之畏友也爾

以同流合污者律之則其蒙議也亦宜
寇戎之警何國蔑有要在當事者運籌帷幄之
內折衝樽俎之間安平之火牛淮陰之木罌
臧竈增竈囊沙量沙皆臨敵制變非先事豫
謀故能除大寇定大難而樹大勳勞也頃東
夷西虜二難交作廷臣各持一見爭上封事
家勿輙爲下部本兵輙爲覆請無待兩軍對
壘而情形已洩雖有石畫奇計將焉用之乎
疏言須擇督撫如督撫得人俾默運機權毋

顯露章奏識者頗是之而
廟堂之上竟置不聽
王大守閑務生長富貴之家而儉約如寒士一
難也博覽通古今二難也承天之變不惜一
官以衛士民三難也
問吳遭洪水當事者業已爲民 請命矣將蠲
逋可乎曰蠲逋祇以惠頑民耳完課之良民
曷與焉將賑濟可乎曰賑濟祇以惠奸人耳
村落之窮人曷與焉必也免本年稅糧乎文

景故事毋論已　國初軍旅數興用度煩費
然洪武十三年十九年天下稅粮本年見徵
者皆蠲之　國初賴其力僅十餘年猶且憫
其困今日資其用踰二百載能無恤其乏況
蘇郡賦額甲海內與諸郡迥別
廟堂之上可執泥常格哉
問近起王洪陽張玏所與論何如曰洪陽予舊
寅也習知其品之高嶔介然冰清屹然嶽峙
者也起之可以厲頑焉可以振懦焉若張公

則吾不知之矣

予高祖玉田公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饑富室多閉糴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貲之半糴米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　聞授七品承事郎散官公聞　命具衣冠望　闕叩謝是夜夢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先祖寒泉公果應其兆云

今有一人焉賄賂足以結納權貴智慧足以籠絡賢豪時擊群小以博風力時陳讜論以徼

聲譽多取而不以貪著深中而不以險稱殆
名利兼收者固鬼神所忌也而人焉能居之
君子觀其終可爾

王聚洲史武鱗數論時事皆慷慨激切允合公
評國有人焉

撫按薦舉方面有司類多溢美如稱其氣度則
曰泰山喬嶽稱其力量則曰補天浴日稱其
學術則曰繼往開來稱其事功則曰旋乾轉
坤此等語匪獨當者愧覩者亦厭而誇詡浮誕

之詞豈可聞之

當亨哉

嘉興府同知陳文焯署篆遣役往崇德催兵餉至則已先觧矣役索承行吏錢不得毆之于縣堂知縣薛近兖怒杖之役歸斜閮府皂快泣訴于文焯文焯第冷笑而巳近兖送考案入府而各役群毆之毀其轎傘裂其袍帶近兖自其狀文焯不理而推官徐大紳反咎近兖近兖投劾諸上官徑行于試浙東畢回省

聞之言于兩院當叅文焯而左轄曾昺𤉷文
焯鄉親也力阻之曰此事只須調停予作色
曰古今世事敗壞皆由調停之說誤之爾府
官縱衙役毆逐縣官而不問紀綱法度不漸
滅盡耶直指曰貴道勿動氣予曰邪氣不可
動正氣不可不動直指不懌予且叅文投兩
院指摘峻厲而文焯憑依城社治事如故予
移檄切責之且書之高脚木牌以暴其罪而
嚴提首惡文焯乃去兩院叅疏亦上昺𤉷鑒

守巡二道恨予以爲越俎予曰我外臺風憲也貪酷官吏不公不法事情得以按問載在簡書何云越俎哉

君子之交有二曰道曰義小人之交有二曰勢曰利君子之交或有一時之隙小人之交必無終身之好

君子攻小人常也君子攻君子則意氣之過激也小人攻君子常也小人攻小人則權勢之相軋也噫至于君子攻君子小人攻小人而

天下事不可爲矣

定州城中有浮屠頗高廣衆嘗登焉萬曆初自第一層相推墜下死者百餘人止一童子復甦問之則曰忽見紅袍神從空而來持刀亂砍故耳禮云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玆其瞯墜也夫噫世之爲定州浮屠者何多也苟非抱王尊之忠則蠻烟瘴雨之鄉天梯石棧之險洞庭彭蠡長江大河之風波豈可輕蹈哉固不若王陽之願爲孝子也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頃王給舍易郭子章著婦寺論爲可析時睹其
縣玆閹其全不覺駭憤眦欲裂齒欲碎何物
狂悖乃爾既自献奸狀其誰能說之古昔帝
王念天命之靡常懼神器之難保凜凜馭朽
兢兢履冰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夜儆其百工曷嘗一日自暇自逸而不
與大小臣工相近哉今則云崇曰嚴廓深曰
禁闥人臣希得進見正以全勢利而遂弑奪
噫此趙高所以簸弄二世之陰謀也果爾則

聖帝明王勢利皆不全耶弑奪皆不遠耶而何高拱禁中者卒召逆夷之釁游戲後庭者竟貽景陽之辱耶且六相五臣四友十亂凝丞輔弼疏附先後君稱明臣稱良三五而降代不乏人奚啻堯舜能近禹皐繼鮮夷齊豈盡昇莽夫何故隱忠君愛國之芳規妄援亂臣賊子之覆轍遂以隔絕羣僚以親比偏扇婦寺以深慮厚誣聖人而欲廣後宮則稱其頤人主長壽欲多闕寺則稱其無子孫

可託言吐媚之衷字字增發倖之氣藉曰止于弄國而邪恩寵階纂國之禍藉曰未聞繼世而帶恩巳釀殄世之慘葢自豎刀亂齊而侵宮之焰張自妹喜喪夏而宮妾之難作野亭坎盟指鹿竊柄擊毬推刃夫非刑餘之禍懸歟燕啄皇孫鹿走姑蘇豨侵宮闕夫非女戎之爲祟歟至若董卓秉節甫之濁亂而入是漢鼎遷于節甫非遷于董卓也朱温因恭孜之恣横而來是唐祚亡于恭孜非亡

于朱温也又若牝晨司凶麀聚瀆倫竊大寳葦國命反易天明穢乎宸極徼一呼左袒則諸呂帝矣微五龍取日則諸武帝矣是瀕之幾危而復安唐之已亡而再造皆諸大臣力也非兩女主自挈而還之也以近瞽者則如此以近婦寺則如彼豈千載公案一筆勾倒其意何居今

聖明在御方繹脫簪之儆而旦朝晏罷以圖中興之理惕近刑之戒去而佞遠姦以修求命之

實而創此邪說暗投于二十年之前顯布于
二十年之後及至被論公然自是悍然上
聞無忌憚極矣最可痛恨者謂父子亦不可近
嗚呼甚哉父子繫屬毛離裏之親儲貳關宗
廟社稷之重龍樓問寢鶴禁承歡朝示元良
之尊潛消窺伺之孽式番燕翼詒曰彌閒乃
單指一二篾倫之子盡掃千百克肖之亂構
詞反常蓄謀叵測將令天親睽于形跡之疎
國本遥于堂陛之遠益從來兇險邪媚小人

不敢出諸口者也匪直逞奸于一時抑且流毒于萬世姑從末減投四裔以禦魑魅大快公忿且斧鉞以徇諸侯不然昔少正卯以辯言亂政而誅近李贄以異論拂經而死惡逆如子董方之二臣加數等矣獨可漏網哉又有選刻而傳之若雲間人陳繼儒者煽妖熒衆併斬可也郭論今刻論隱中閣之乃見遂句糾駁意

自古國家亂亡之事非一或篡于諸侯或奪于權奸或擄于夷虜而推本窮源多由婦寺始

人主溺晏安耽寵樂忘其國恤而宦官宮妾熊弄其間不至決裂不止于是外僭乘之而大命傾矣以官妾言之夏以妹喜絶神禹之統商以妲巳墜玄王之緒龍漦之業兆而周典遷燕啄之妖興而炎祚熄雉經新城驪姬發也鹿走姑蘇西施幸也黠籌甫畢而宮車之駕晏後庭猶唱而景陽之井沉太真笑紅塵之騎鼙鼓旋來合德投慎卹之膏噤臍巳晚晉之賈魏之胡皆躬行弑逆漢之呂唐之

武皆盜竊神器而女戎之禍於斯極矣以宦官言之豎刁漏師且擅置君之柄伊戾坎盟遂成奪嫡之謀柳用牲而合比逐闇守舟而戴吳殞回天獨坐之專浮于恭顯張父趙毋之橫等千滏良定策國老太阿業已倒持門生天子大物亦幾改步趙高弘志克明孰非弒主之賊然羸秦之祀竟斬曹節王甫令孜孰非盜國之奸故劉李之祿永終而刑餘之禍至是烈矣嗚呼覆轍千古如一殷鑒百世

可鑑有天下者念之戒之哉毋惑奸言而近
婦寺也
新進臺省論人多侃侃諤諤而胡給舍劾康御
史尤壯哉大快公憤矣若漫詞無當則未有
甚于論周中丞者也疏内事得實無一而最枉
有二太倉被　召業已年餘纔一造請而謂
其頻往枉矣臺長被逐釁由主察貶黜奸佞
而謂其操戈抑亦枉矣夫言官風聞之誤固
無足怪獨念保釐之臣能家視國子視民如

中丞者有幾能造福一方一方之衆翕然父母戴之如中丞者有幾而猶不免浮言將無啟爲善者之懼而隳任事者之心哉則其關繫非耶小也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予少也好觀而書奇偉事恆
自奮勵冀身親見之而意廣
才疎年爯雲度樹立廉闕今
老矣無所發其迂狂愁託之
乎簡編已撰前剡睽三集矣
茲當盛暑中偃臥北窗清風

待其神氣泰爽思古傷今復
烦泓頽名曰多集猶前志也
或曰閔子諸集欲以直筆撓
世教以其文稗 國是同志
者或拢之無若忌者之口何曰
孝隱居放言惡用是拘拘者

爲我知我在斯不敢忘也罪我在所不敢辭也一聽之公許可爾

萬曆戊申季夏下浣日

松菊主人題